

怪人杜里特

[美] 休·洛夫珽 著 梁家林 译



希望出版社

怪人杜里特

〔美〕休·洛夫琨

希望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字数：111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0398·22 定价：0.90元

主 要 人 物

杜里特医生：一个博学多才的兽医，精通鸟类和动物语言是他独特的本领。

嘎卜-嘎卜：一只鸭子。经常跟随杜里特不离左右，是他的好管家。

吉扑-吉扑：一条狗，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吐 - 吐：一只猫头鹰。善于计算，号称“数学脑袋”。

拱卜-拱卜：一头猪。贪吃，不爱动。但心肠不坏，也有好胜心。有点象我们的猪八戒。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快 子：一只燕子。是一位勇敢正直的飞

行专家，全世界燕子王国的首
领。在医生创办的许多事业中，
它是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

不值钱：一只伦敦城长大的麻雀。杜里特
创办的邮局的负责人之一。它聪
明能干，能说会道，同时又有点
吊儿郎当、流里流气。杜里特有
时想赶走它，可是邮局的工作又
离不开它……

开 始 的 话

杜里特医生最早是为人看病的，因为他生性喜爱动物，也兼为各种飞禽走兽治治病。结果把看病的地方弄得挺脏。有一次，一位老太太进了候诊室往沙发上一坐，却坐在一只刺猬的身上！到后来，看病的动物越来越多，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他就干脆改行当了兽医。成天和这些奇奇怪怪的患者打交道，时间一长，杜里特竟学会了动物语言。而且一来二去地越说越流利了。凭着本来就博学多识，再加上这套独特的本领，他带着一帮动物朋友，走了许多地方，办了不少好事，自然也经历了许多的曲折……

杜里特和小燕子追击敌船的那一段故事，差不多全都发生在他从西部非洲旅行回来的路上。所以，我先少说上几句关于他如何去旅行的情况。然后呢，咱们就从他掉转船头，朝着家乡，扬帆返航的时候讲起。

在这以前，有一年冬天，杜里特的一位名叫“推我拉你”的非洲朋友（这个朋友是一匹长着两个脑袋的马），由于在英国呆久了，有点想念非洲的家乡。在一个冷得叫人受不了的日子，它向杜里特医生提了个建议，希望一块回非洲去度个假，哪怕一、两个礼拜也行。

医生欣然同意了它的要求。因为他自己也很久没有出去走走了。他觉得自己也需要换个地方，好躲一躲英国这十二月份的大冷天。

于是，他们决定出去旅行。除去“推我拉你”之外，杜里特还带了几个伙伴。它们是：嘎卜-嘎卜鸭子、吉扑-吉扑狗、拱卜-拱卜猪、吐一吐猫头鹰，还有小白鼠。小白鼠也算是他的老朋友了。还是从猴子国回来的路上遇险时，他们就认识了。为了这次旅行，医生买了一条不很大的帆船。这条船虽然看上去老得掉牙，不过基本上还结实，还经得起坏天气的折腾。

他们一路顺风，来到了贝宁湾南岸。在那里参观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非洲王国和部落。趁这个机会，“推我拉你”从容不迫地旧地重游，到它的老牧场上去转了转。它算是过了个快乐的假期。

这段时间里的一天早上，医生非常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一群燕子。燕子们一年一度去英国的飞行就要开始，它们看到了医生的船，便聚集在这只船周围，问医生现在走不走。它们愿意象上次一样结伴而行。上一次医生从乔里金克王国逃出来的时候，就是和燕子们一路走的。

医生觉得“推我拉你”也玩得差不多了，正打算要回英国去呢。于是他对燕子们的邀请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同意和它们结伴而行。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大伙可就忙开了。要把船收拾好，还要准备许多其它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乱了好一阵子。要知道返回英国将是一个长长的航程呢。

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切准备停当，可以开航了。于是起锚升帆，正好一阵不大不小的海风吹过来，医生的航船便向着北方开动了。我们的这篇故事呢，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目 次

开始的话.....	(1)
-----------	-------

第一章

1. 孤舟追海盗.....	(1)
2. 空中电报.....	(6)
3. 一个伟大的炮手.....	(12)
4. 凡地坡邮局.....	(18)
5. 杜里特在凡地坡.....	(21)
6. 神秘的无人岛.....	(27)
7. 动物天堂.....	(35)
8. 燕子邮政.....	(40)

第二章

1. 罕见的邮局.....	(49)
2. “不值钱”来了.....	(55)
3. 帮助过哥伦布的海鸟.....	(61)

- 4. 司第芬山岬上的灯塔………… (68)
- 5. 海鸥与船………… (76)
- 6. “一只眼”办起了气象局…… (84)
- 7. 动物函授学校………… (90)

第三章

- 1. 珍珠邮包………… (93)
 - 2. 偷邮包大盗………… (102)
 - 3. “快子”破了盗窃案…… (107)
 - 4. 采珍珠的水鸟………… (111)
 - 5. 尼玛尼玛部落出了事…… (119)
 - 6. 小白鼠救了杜里特…… (127)
 - 7. 一封谁也看不懂的信…… (131)
 - 8. 红树沼泽………… (138)
 - 9. 泥巴脸儿………… (143)
 - 10. 邮政局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153)
 - 11. 再见了, 凡地坡………… (158)
- 翻译后记………… (163)

第一章

1

孤舟追海盜

返回英国的旅途中头一个星期的一天早上，約翰·杜里特和他的动物们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周围刚刚坐好，准备吃早饭。这时一只燕子进来请医生出去一下，说有话要说。

約翰·杜里特立即离开饭桌，随燕子来到舱外的走道里。燕子群的头领正在那里等着他。这是一只非常灵巧端庄的小鸟。长着很长很长的翅膀和一双敏锐而又明亮的黑眼睛。它的名字叫“快子”。快子这个大名在全世界的鸟类国度里无人不晓。它是一个捕获蝇子的能手，又是一位驰名欧、亚、非、美的空中杂技表演家。一连好几年，它都囊括鸟类运动会飞行竞赛项目的全部冠军。就在去年，它又以十一个半小时的成绩，打破了自己保持的飞越大西洋的记录。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二百英里还要多。

“噢，快子，”杜里特说，“有事儿吗？”

“医生！”小鸟用神秘的声音小声说，“我们发现了一只独木船。在我们船的前方偏东一点儿大约一海里左右。船上只有一个黑人妇女。这个女人正在伤心地哭着，根本就顾不上

划船。这只小船出海很远了，正漂在危险的海峡里。可是看样子她对危险不怎么在乎，只是坐在小船底里不顾一切地哭着。你是不是去看看她，我想她一定是遇上什么事了。”

“好嘞！”医生说，“你在前边带路，我来掌舵跟着你走——飞得慢点儿。”

约翰·杜里特走上前甲板，在燕子向导的带领下，掌着舵轮前进。渐渐地就看到了象个小黑点似的独木船在浪峰间时隐时现。这只独木船太小了，如果不是离得很近，就很难看到它。在广阔无边的海面上，它只能算是一根小棍儿。船中间坐着一个女人，她的头低低地弯在膝盖上。

“喂！你怎么啦？”快要接近小船，估计对方可以听见了，杜里特就开始大声喊。“你怎么跑到这么远的海里来了？难道你不晓得风暴一起那将是很危险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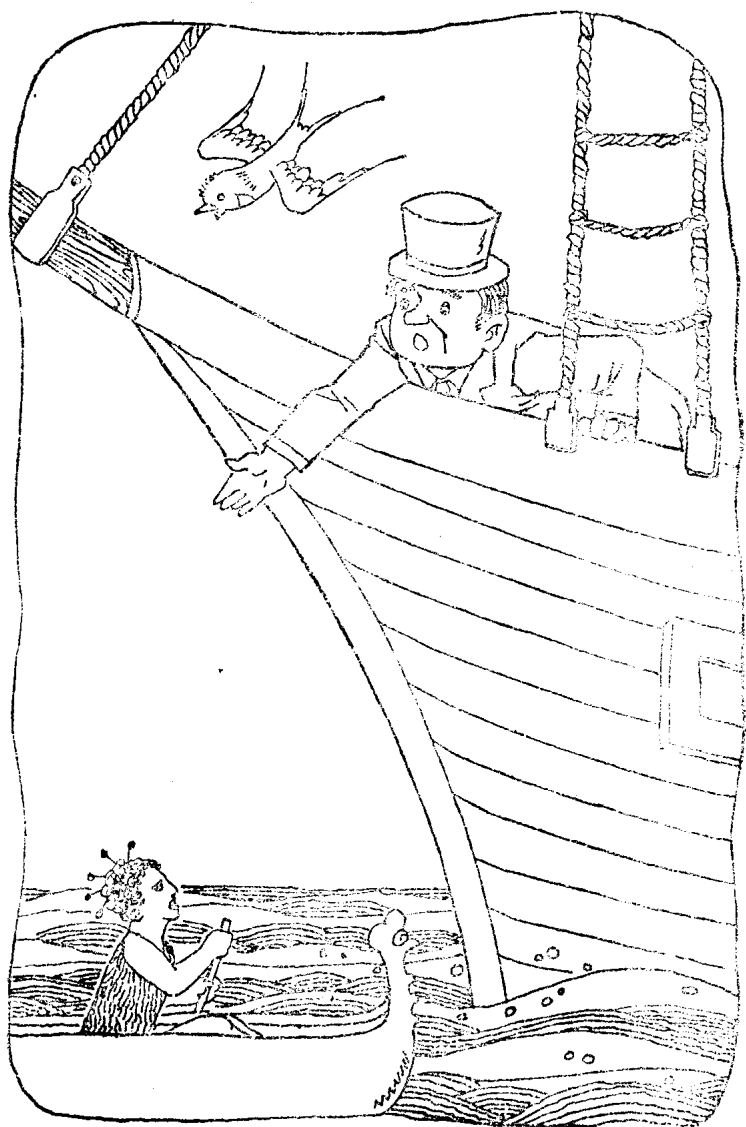
那个女人慢慢地抬起了头。

“走开！”她说，“让我自己伤心自己的吧。你们白人还没有欺侮够我们吗？”

约翰·杜里特把船靠得更近一些，很温和地继续和那个女人交谈。因为他是个白人，人家一直不相信他的好意。后来又过了好一阵子，杜里特终于慢慢地得到了她的信任。她一边继续抽泣着，一边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已经废除了。对黑人的捕捉、贩卖在大多数国家里已被禁止。但是，还有少数坏人到非洲西部海岸来，秘密地捕捉、收买黑人，并用船把他们运到别的大陆去，强迫他们在棉花庄园和土豆庄园里劳动。

这个妇女名叫扎热娜。她的丈夫在战争中成了别国的俘



虏。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黑人。白人贩子们喜欢这种可以干重活的人，于是这些坏人用高价买下了他。

扎热娜对医生说，她已经坐着独木船在白人的船后跟了很长时间，央求他们把丈夫还给她。但是那些坏人们哈哈大笑把船越开越远，到现在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

医生听了这个女人的诉说，非常愤怒。他问扎热娜那些人贩子们的船走了多久了。

扎热娜回答说半小时以前就看不见了。当海盗船向北一直开走，终于再也看不见时，她在独木船里放声大哭，也不想再回陆地去了。只是任凭小船在海上这么漂着。

医生对扎热娜说，他要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她。说完他就要开足马力立即去追。可是嘎卜一嘎卜鸭子提醒说，他的船走得太慢，同时目标也大，很容易被前边的人发现。如果人家发现后面有追兵，就会设法不让你靠近。

于是医生把自己的船抛了锚，原地停好。自己下了那个女人的独木船。然后让燕子们做向导，沿着海岸线向北追去。一路上每一个海湾、每一座小岛他都要仔细看看，希望找到带走扎热娜丈夫的那艘船。

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夜色慢慢降临，那天又正好没有月亮。做向导的燕子们也不能看得很远了。

医生说，入夜以后恐怕得暂时停下来。听了这话，那个女人又哭开了。她说，“到了天亮，那些黑心的人贩子们就走得更远了，那就不可能找到丈夫了啊！……”说完又哭。

杜里特医生安慰了她几句，也不顶事。就自管自地躺下

睡了。可是扎热娜的哭声很大，吵得他睡不着，再说，睡在那小船底上本来也不怎么舒服。他只好又坐了起来。这时，一些燕子还陪着医生，没有离去，他们都站在小船的船沿上，著名的首领快子也在。医生就和他们谈起话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快子喊了一声，指着西边那一片漆黑的大海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这一下，连扎热娜也止住了哭声。大家一齐转过脸去看。在茫茫大海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点小小的亮光。

“一艘船！”医生喊了起来。

“是的。”快子说。“是一艘船，肯定。我想也许是另一艘偷运奴隶的船吧。”

“嗯，如果是运奴隶的船，也不是我们要追的那一个。因为方向不对头。我们追的那艘是朝北开的。”

“医生，”快子说，“让我飞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船，再回来告诉你。或者它能给我们帮助呢，——也说不定。”

“太好了！谢谢你，快子。”医生说。

快子立即朝着很远很远的那一点光亮飞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这时，杜里特医生想起了自己的那艘船。它停在离岸好几英里的地方，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医生开始着急。因为按照快子那神奇的速度计算，它早该飞去又飞回了。

又过了一会儿，快子回来了。只见它翅膀急速地抖动着，在空中飞了一个漂亮的圆弧形，然后下降，最后轻轻地、象一片羽毛似地落在了医生的膝盖上。

“怎么样？”约翰·杜里特医生问，“那是什么船？”

“是艘很大很大的船。”燕子喘着气说，“有高高的桅杆，并且我想，跑得可能也挺快。但是它是朝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它开得很慢，小心翼翼地，好象是怕碰上浅滩和沙洲什么的。这艘崭新的大船看上去富丽堂皇。在船两侧的小洞洞里，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大炮向外伸着。船上的人们也都穿戴整齐，一色漂亮的蓝制服。——一点也不象普通的海员。船身上还漆了几个大字母——我想是这艘船的名字吧。可惜我不认识你们的字。不过我还记得这几个字母的样子，请你把手伸过来。我来画给你。”

于是快子便用它的一只爪子在杜里特的掌心里画起来。刚刚画了几下，杜里特就跳了起来，差点没把独木船给弄翻了。

“H·M·S·！”杜里特喊了起来，“这几个字母的意思是‘皇家海军’。那是一艘军舰，一艘海军战舰啊！我们要追贩奴船，正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啊！”

2

空 中 电 报

于是，杜里特和扎热娜开始拼命地朝着灯光方向划船。夜是很安静的，但是一个接一个的海浪把独木船摇来晃去，好象坐在压压板上一样。全凭了扎热娜的技术，才能使小船一直向前走。

就这样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里特发现那艘大船不再朝

他们开过来，好象是站住不动了。当他们终于来到大船跟前，驶进了高耸的大船投下的黑影里，他才明白大船为什么突然不走了。原来，这艘军舰和杜里特自己的那个船碰撞在一起了！因为他把船停在大海上，却忘了点上标志灯。还算走运，战舰走得很慢，所以两只船倒是谁也没有受重伤。

杜里特在大船的一侧找到了绳梯，就带着扎热娜爬上去，然后去找船长。

在后甲板上他们看到了船长，只见他正威严地走过来，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您好！”杜里特凑上去客气地说，“今儿个嘛，嗯，天气还不错。”

船长走到杜里特跟前，把一只拳头伸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

“你就是这艘船的主人吗？”船长愤怒地说。朝船的一侧指了指。

“啊……是的……只是临时停在这儿。怎么了？”

“怎么了？！”船长脸都气歪了，“请你告诉我，黑夜里把你的破船停在海上，却不点任何灯光标记，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算是哪门子的航海家？我带着皇家海军最新式的巡洋舰，正在追赶人贩子杰美·布恩。我找他找了好几个礼拜了。这一带的水路本来就够难走的了，走到这儿却咣当一声撞上了你这条破船！幸亏我的船走得慢，否则，这会儿我的船员早泡在水里了！我冲着你的船喊了半天，没一点反应。我怕是海盗船在耍花招儿，就带着手枪上了船。我这么蹑手蹑脚地在你的船上走了一遍，却连个鬼也没见着。最后在船长室里终于有所发现，——有一头猪在安乐椅上睡大觉！

你通常就是这样在离船时由一头猪来临时负责吗？你还算是船的主人吗？你不在自己船上呆着，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

“我，……我和一位夫人，去划船……”杜里特回答。说着又用安慰的目光朝扎热娜笑了笑。因为此刻她又哭开了。

“和一位夫人划船！”船长气得唾沫星子乱飞，“那么我来……”

“是的是的，”杜里特说，“让我来做个介绍，这位是扎热娜，这位是船……长……”

没等他说完，船长就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附近的一个水手过来。然后又对杜里特说：

“我来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敢不敢把你的诺亚方舟*扔在航道上，等着军舰往上撞。然后你再跑到大海洋上去谈情说爱！难道航海的规矩是定出来闹着玩的？”

说到这里，船长转过脸对跑过来的那个水手说：

“水手长，把这个人抓起来！”

“是！船长！”水手长回答。然后不由分说，便把一副手铐紧紧地铐在杜里特医生的手腕子上。

“可是，这位夫人，她遇上了不幸……”杜里特说，“我当时走得急，把点标志灯的事给忘了——再说，我离船时还是大白天呢。”

“把他带下去！”船长大声命令，“先把他带下去，待

* 诺亚是《圣经》故事中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他乘的方舟叫“诺亚方舟”。船长在这里用这个词是讽刺杜里特。

会儿我再枪毙他。”

于是，倒霉的医生便被水手长拖着朝一个通向下层甲板的舷梯走去。快走完这个梯子时，杜里特突然抓住栏杆，坚持不松手，同时回过头去朝船长喊道：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告诉你杰美·布恩的下落。”

“什么？”船长轻蔑地用鼻子哼道，“把他带回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杜里特小声重复着，一边用被铐着的手掏出手帕来擦了擦鼻涕。“我刚才说，我可以告诉你人贩子布恩在哪儿——如果我愿意的话。”

“杰美·布恩？那个奴隶贩子？”船长差点没喊起来，“政府把我们派出来，就是为逮他的呀，他在哪里？快说！”

“当我的双手被锁起来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就变得不好使唤。”医生慢吞吞地说，并用下巴指了指手铐。“如果您能把这玩艺卸掉，我或许能想起来布恩在哪儿。”

“噢！对不起！”船长的态度立刻大变。说道，“水手长，释放被囚禁者！”

“是！船长。”水手回答，然后从医生手上卸下铐子，转身要走。

“等一等，”船长喊住那个水手，“你去搬把椅子来，客人也许累了呢。”

接下来，约翰·杜里特便把扎热娜找丈夫的那一套又对船长讲了一遍。这时，甲板上其他军官也都围拢过来，听他的讲述。

“毫无疑问，”医生最后说，“这个带走扎热娜丈夫的家伙就是你们要追的那个杰美·布恩。不会是别人。”